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續集

藝文類稿續集序

欽獲交於畏齋薛先生蓋雅所嚴事也先生持憲虔南遂納禄符欽奔走中外已而歸田習嬾成性不相聞問者二十余年然猶時懷賢私心特嚮往之間於士友獲覧先生藝文集因請卒業先生以續集見遺欽曰觀於先生之文而知道之相爲也道原於天而具于人以其存也渾淪而萬有昭融凝之而不可象道也而莫非文也其發也充周而綱縷變化探之而不可窮文也而莫非道也故曰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亦惟深於道而已聖學不明異端蠭起乃若後世胡可易焉固有揣磨古昔高談性命自謂布帛菽粟而實則猥凡施於清廟明堂與章甫大烹並則駭矣其失也陋亦有陶埴萬品巧擬雕蟲片詞隻字傷稱泰纖猶之土芻狗將安用之其失也靡陋則使人長步濶博文不為而其甚者則不立文字諭於佛氏使人駢奇鬬艶盡態極妍屹屹窮年而靡靡斯二者蓋岐道與文而二之也不覩之天地

道健而日月星辰之麗雨風露雷之布文也、順而山川之流峙鳥獸草木之發育文也故聖之學無動靜無內外一則純二則駁以此例天之士其將遁乎先生抱性穎敏早歲蒐獵墳典派藻藝林顧慮口耳無裨取宋諸儒書讀之證以孔孟上泝六經推見端緒已又反求諸心虛明冲默窺見天人之際作為文辭直吐胸臆所稱知行合一動靜相成不一而足如曰格物以致知也致和以致中也道問學以尊德性也蓋由無欲以收主

靜之功不離事境不落言筌於孔門博約庶廷精一之旨大有發明若其體裁淡而不厭暗而有章卓然不詭于作者之塗視世所識者嘖嘖矣故曰觀先生之文而知道之相成也稽之於古言道則文在其中河出圖而八卦列洛出書而九章陳是也言文則道在其中羲以畫而易象昭禹以疇而艮彝叙是也繹而思之端可識矣後人不察輒曰文以載道曰文者貫道之器彼固詞章流也子貢以穎悟稱於孔門其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猶不免歧而二之何歟其殆未聞一貫之前乎先生年逾進心逾下而學逾邃將深造自得底於醇大刋落枝葉得意忘言則斯集者非先生之緒餘哉覽先生之文者可以道焉與矣

隆慶庚午秋九月望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四明范欽撰

長齋薛先生藝文類稿續集目錄

卷之一

詩

文

卷之二

卷之三

明州招寶山觀海

夜半曈曨上日光此州東下是扶桑垂空羽翼吾方歛撓海扶搖莫謾狂千艘樓船循下瀨九州錯貢只淮陽當年怪底任公子緇犗從來祇望洋

早春江行

東風變鳴鳥春色與行謀浮生離未得且復隨孤舟帆影入雲盡江聲逐吹流鳧鷖爾奚役來往如予求

閨中有少婦

閨中有少婦戚戚嘗悽側望夫夫不廻心逐柳條碧春風日夜吹一吹長一尺安得萬尺長遠寄關山北

聞昔有鵷鶵

傷時也薛子作幕於楚有欲委以權政者私告曰此有美薛子辭焉而作是詩

聞昔有鵷鶵違風集東齊迢遞越故鄉徘徊慕儔侶朝思玉山禾暮憶崑崙醴殊俗駭尤物傾擲聚朝市爨之用大牢籍之以文組憂愁不能食以意相告語避難來上國感子良慰煦柰此稟性偏乾坤限賦予毛嬙天下妍魚鳥逝深阻有目非嬋娟有耳非鐘鼓從欲意所便違之祇自苦魯人相贈貽奔走問尼父反袂不忍言潸然淚如雨

月下雪竇觀瀑布

女媧斷巨鼇揮刃裂東極屑崖噴飛瀑直下一千尺天風蕩漓之點點殊璣射姮娥散澄彩一一手親擲清輝潤肌髮疑是銀河容分得夜光歸猶能照東壁

過南廣天柱時丁酉冬之孟

怪石從何來凌虛聳孤秀想當開闢時霹靂與天鬪消涓嵌乳泉脉脉瀉神溜爾莫輕捫雲雷隱岩竇

金鼇行

千山萬山如坂盤一山中斷連環缺巨鼇尚踞斷巖頭百川怗怗不敢流琳宮貝闕浮簪珮扶搖欲去人間世我來直上高揖之恰似蓬萊東泥時松聲竹韻飄天杪天吳泑澥俱傾倒神怡意愜不肯歸持竿欲試任公巧

巨壑藏舟有時失况此區區一拳石山僧記取慎勿驚
只聽夜半鳴風霆

惜春吟

莫惜春春光無賴堪愁人昨　持盃問桃李東風一夜
飛紅壓紅塵去去不復返朱顏暗逐朱樓曉人欲惜春
春惜之今年非復去年時空復長亭怨楊柳鉛刀不割
長相思君不見阿房宮闕未央殿橫空突兀稱秦漢一
朝煨燼飛劫灰能得春光幾時看又不見顏回短折楊
雄貧窶瓢寂寞空皇墳高風古貌祠千古中庭草木輝
陽春春去春來只如此分陰寸陰總由爾山上松澗中
芷不照春風照秋水年年常在春風裏

賀總制鑑川王公平戎之作

漢武當年騁志雄窮兵方始幕南空豈如垂拱訏長策
便可招携啓駿功無數氊裘齊順義一時山岳共呼嵩
天生豪傑臣　神武盡服南夷與北戎島夷賓服北虜稱臣皆公功也故并其之

徐君父母雙像贊

有美二人姚其清揚譬彼雙鳳將翱將翔遠而望之若冀缺之磕野即而視之類孟光之配梁可以作肅可以發祥可以範族可以正邦仰其似則丹青之所傳者既已興起乎后覺而探其貞則丹青之所不傳者有不啓佑于无疆者耶

茉莉

小花名茉莉枝幹與人長今夕何爲者清香到草堂移盆依舊砌切玉引新粧疎影搖初月依稀十二行

答羅中溪

空有形骸在都無少壯心感君詩見及愧我力非任花鳥樽前隔雲山夢裏尋尚餘飛動意伏枕聽兒吟

天河

河行雖在地其氣已經天日月雙輪轉乾坤一線懸風清牛女渡光動鵲橋連畔岸知何處文槎莫浪傳

蓬山高行辭李古橋七十冠帶

旌陽老[illegible]人[illegible]一[illegible]又遠[illegible]雲上[illegible]華[illegible]節[illegible]

下有石窟通江湖烱然青眹此誰老云是易人之遺茵陰符藥灶本自有名姓巳復書天巢身當白月隱城市心同秋水無塵囂今年甲子週七圖表手種度索三千桃週聞福德在吳越怪底夜夜精光逹州司及門致官析信史亦復流青標我今並爾齒差長曾夢騎鹿傾天瓢袖年莽衲倘不負執手大笑蓬山高

答友人覲梅

月上疎枝空遇影風來密戶有餘香方知仙子尋姑射不逐莫君問楚狂

秋望

新秋足力強舒此凌雲目江色飽新濤山容澹孤木大道本逶迤吾人傷局促何當縱羽翰千里追黃鵠

擬當牆欲高行

天傾地缺乾坤全遺榮棄好神明安百慮不如一閑夷齊盜跖各賢其賢促促妻妻蟯蜋轉丸願從王喬戲青天揮手謝時人一往不復還

章江待月歌

臺中仙子逸興多邀我夜半遊銀河微風颯颯吹五兩白雲已足供吟哦中流直下混空水飄颻恍惚疑凌波此時明月踰三五停樽佇待清光過天公於人亦有妬

雲綃霧縠遮嫦娥短簫長笛吹不徹空令萬炬如星羅
良辰佳會信難并去年已作中秋歌今年中秋誰料得
當飲不飲空蹉跎盃中有酒盤有蔬與君携手登長坡
瑶池玄圃秪孟浪江山眼底堪婆娑明朝酒醒各分散
縱有清樽柰爾何

後章江泛月歌

吳門先生倚棹謳微吟短韻驚中秋巫陽驅彗掃雲霧
青天迸出金銀樓森森桂樹一萬丈清輝下映清江浮
仙翩蹮列瓊席乘風馭氣隨輕鷗金波瀲灩入簫鼓
馮夷起舞湘娥遊舉杯浮白爭調笑笑我料事今然否
今秋非復昨秋月安用往事空相尤我亦自哂還自許

此理未可尋常求妖蟇薄蝕古來有玉川稽顙旋虔劉
天於下上果無意昔何障翳今則昭不然戰士三十萬
鐵甲未解天爲愁欲令乘夜擣胡窟故教高照關山頭
杞人漆室懷隱憂常願清光覆九州調和燮理古儒事
諸公況復皐夔儔年年此月仍此夕不妨共醉看江流

贛州道中

結髮從宦遊飄蓬轉天涯昨辭章門柳今泛虔南槎
國非我鄉炎方非我家我家湖水曲結屋青山崖秋露
忽已零不採簷前華空復夢中往失路生咨嗟

題瀘署池亭

牙纛開三蜀旌幢鎮百蠻江空烟島出野曠鳥魚閑關

圓通幽徑穿池落遠山吏人休報事公在水雲間

謁岳武穆祠

賣盡南朝國將軍尚力爭炎雄千古恨酒雪幾時平東海羅精衛南湘採落英[illegible]胡來莫爾亦未慰蒼生

中秋雨霽

千里何曾隔清輝到益州關山記遊子風雨避中秋桂缺憑誰補烏飛未擬休獨驚零露下空外有瓊樓

早春出郭

千林靜無語而我覺春醒載酒過僧寺穿雲問草亭山空青入燒天遠白浮汀何處飛來鶴依人繞翠屏

偕三峰李燕崖潘石溪招飲牛頭寺

一身苦于役云胡此上方宦情於髩減客思與秋長落木峰千點清江鴈幾行與君俱異域那不盡壺觴

九日登薛家樓

傑構從何日淸標與我期宦遊堪地主客路是天涯白日浮軒蓋清江映酒巵重來君憶我記取菊花時

與羅念菴偕王尹二進士遊青原

千峰繞佛足一徑入松聲天外流笙磬雲中引旆旌石藏僧貌古泉寫客心清到晚看山月樓頭上幾更

匡南主人招飲不果赴酬之以詩

青草王孫地朱樓帝子家相期訪雲水無路覓烟霞授簡虛明月裁詩問落花春歸還遲爾叢客岸烏沙

又

構結烟霞外心期汗漫閒仙家能縮地神力更移山峯迴廬分鞏池深蠡破瀾主人餘道氣扶笏看雲還

石城院中遇雪

此雪何從得相期到五更氣消炎海瘴寒益柏堂清盈掌空中色虛簷靜裏聲草根融濕處春意已分明

庭中泉亭新成

徑幽雙鶴引池轉一泉分清磬僧留月虛堂客卧雲焚香調秋水調指入南薰軟掌何為者吾今已離群

同曾少岷宿龍岩寺

丘壑聊乘興乾坤共此行苹烟經客少花氣入春明磴

石通雲路班荊重友情覺緣從一宿悟理到三生山色
如禪靜泉音似梵清地違心賞在回首憶同盟

焦山

潮迴楊子六鰲還海若江靈共閉關只恐金山遮不住
更於山外看焦山

出都門

青瑣朝辭拂錦韉苑雲宮樹故依然孤踪去國忽千里
長道多情憶衆賢世事論心真白日美人回首隔青天
玉溝流水長嗚咽〻送離聲下白川

庚寅從諫省出佐藩府登黃鶴樓

天上承明暫賜閒偶來朱閣伴名山神遊胥水扶桑外

身在白雲黃鶴間左右雙湖浮斗柄乾坤五嶽莫烟發有時横笛吹明月指點漁舟江上還

偕趙大叅孫楊二憲使宴凝翠亭

眼前世事不須猜剩有幽軒破碧苔流水豈妨山色定客車問聽鳥聲來雲間僧去無階級樹裏歌傳有酒杯離合〻〻一拚今夕醉與君乘月上高臺

和董璜溪

高懐乾九定飛藏獨立清秋萬木蒼湖海英耆新結社文章山斗舊登堂車來花下人爭看坐入鷗邊我不忘聞說含生終有意使星朝夕動江鄉

秋日登鐘鼓樓

碧檻朱甍勢欲翔憑虛千里出冠裳山前雲影亂飛雨
江上秋聲到夕陽古木陰森追稗子高樓縹緲憶滕王
繁華寥寞俱流水莫遣清樽負菊芳

贈符韶州

滿目江山見此翁清泉白石照丹楓身緣許國曾招隱
語到驚人合送窮落落堦前鳴海鶴冥冥天表縱逵鴻
曲江春色深於海花底詩篇莫放空

遊天池時癸亥八月

幽寺竹林過碧澗香爐石刹在青郊雪浮晴旭峰巒入
葉下秋原松層高歲月滄留堪小隱江山寂寞戀同袍
從今　少得岩前地擬製長鑱手自操

再次城北樓

雉堞蘭橈送百壺夕陽掛閣輞川圖雲飛野水情俱遠
月出青山興不孤夜靜魚龍眠蜃宅秋深鴻鴈滿菰蒲
江城此夕聞清吹應有高樓念客途

小集東湖分韻

高天送迥眸清江落木影悠悠慣於作客知時晚
[illegible]開樽竟日留南國尚懸徐穉榻西山人倚仲宣樓
蘆渚鴈俱秋興不盡高雲塞北愁

贈祝岣嶁憲副之松滋

鳥道盤空出旆旌使君行處我曾行朝雲未起山浮翠
秋雨一妝江放清不作橋邊愁萬里祇應天外復三城

千峰雪霽晉門靜此去蒼生繫重輕

葺小圃書花竹水石四絕

花開小圃貯春深小徑花香信步尋所盡繁枝花更好
莫教蟲蟻蠹花心

新篁一曲不盈餘百尺一竿掃碧虛豈是淇園兩般種
却因無猥盡刪除

小鑿一方成沼澮放開千里便江湖勤操畚鍤時時浚
那管人間旱澇無

如拳小石柱鴻濛原屬媧皇點綴中俗眼莫將容易看
他年還有補天功

贈高時齋二府述職

昔我遊西川得遇董大夫威儀凌山岳清澈同氷壺百司受成式萬象蒙昭蘇我時困淪嫉公義勤匡扶別來三十載夢寐時與俱高侯佐吾郡良役循坦途細訪迺公婿王潤有以夫君邑本江鄉況當兵燹餘侯來頻撫字沐德如騶虞柰何邇迷藏欲借無由呼聖明方御宇殊擢理不疑願侯崇令德慰我長相思作詩擬甘棠遵杕歌長衢

七十自慰十首兼呈友人

年更七十倍歡欣爲少生年七十人糲飯布袍都是福出行水宿盡皆春稍有生涯堯舜世絕無閑累水雲身從今往事都拋却兩覺朝朝耳目新

年更七十倍歡欣昔日工夫減萬鈞無限意頭都打疊
一時風月任追尋堯夫只有天堪問蘧瑗更無非可陳
飲量平生最云窄也能深淺不辭頻

年更七十倍歡欣回首當年憶茹辛有拄杖時曾問路
絕舟航處始登津看華堂裏終成幻識實身中始是真
傳語探珠滄海客莫將薏苡競奇珍

年更七十倍歡欣曾向先天識典墳物我本來元一體
知行何必更岐分耼老解消繁縛障釋迦偏策訓詁勳
若逢王道昇平日　戎狄如何敢犯君

年更七十倍歡欣生後成周意念存閭黨聚時觀禮樂
桑麻密處長雞豚盡從三物通名教何處群黎有敝民

古道不行今已矣空將方冊詠遺言
年更七十倍歡欣勘破當年傳註文動省靜存安有二
明先誠后若為分義襲有成終小道化裁無體絶人群
千年墜緒誰能理賴有良知為解紛
年更七十倍歡欣了却人間嫁與婚耕鑿但令循舊業
搜探猶可坐黃昏不將賦役煩官府賴有詩書教子孫
齒髮已衰筋力健杖藜分得野人暄
年更七十倍歡欣幾度生身幾度新曾向文章揖韓柳
更從濂洛拜元淳始知心外元無易方信天邊別有春
俛仰兩間須自了莫教夕死愧蒼旻
年更七十倍歡欣喜有遺編啓後塵口義僅能存孔阜

象原無可悟義真敢因諫齒稱先覺自古傳經問老人
容易莫將芻狗看要知芻狗寄深仁
年更七十倍歡欣况復餘春尚可尋壺榼須前都後彥
衣冠可着更雲林儘拚盡醉消閑日且共開懷稱賞心
記取一句還一賞十年前已荷高吟

百子圖行贈三府唐湘岩

水滿陂池草映綠暘溪老子攤書讀忽聞剝啄誰叩門
湘岩有書寄空谷吾邦別駕湘岩賢曾吏山陰選大鉞
謂宜奕計首膺善云胡公道華媸妍憶昔君侯下車日
偶因視篆來江邑江鄉桃李滿謳歌賽貴校青莪富篇什
至如愚者最無能禮致函延俗後生數言精義傳摹鏤

一時紙貴洛陽城神明太守義河公與侯結契猶弟兄
鉅筆宏詞冠篇首欲使吾教昭無窮人生聚散何忽翁
義河歸田侯轉轍鄉　八好惡古無憑須信知音有賢哲
側聞　天子重明謨秉憲徐方起義河家食如侯諒不
心

祝聊因百子詞

贈斗南黃同年起用棘寺

與君昔日住天邊回首相看四十年今日君還天上去
好將霖雨沛林泉

扇頭小圖

丹青兩三筆便有無窮趣志却本吾家却欲移家住

贈南屏同志

珍重　江管夫子廿年聚首豈徒然豚子謬承衣鉢許危言高出兔魚筌一杯藉手青燈下千古論心白髮前抑戒定知還有繼異時當爲武公鑄

偶成

任智與力有時而窮推心待人千通萬通得脫且脫得過且過如此要成百無一箇

張餘峰憲副見訪

偶行郊外訪深春報道荆扉有好賓不知分手從何日忽護操舟訪故人池邊縷切霏新膾林下樽開酌舊醇珍重好音還惠我固應什襲更書紳

聖節

帝城朝日射天門瑞靄氤氳繞至尊象隊甫交鞭響靜
鵷班初散珮聲繁江湖久去形容老禁闥空懷蹤跡存
獸舞鳳儀今日事追從野老拜君恩

六十

六十歲外精神不完如彼燈油漸燃漸乾寶惜愛養多
活幾年一念差錯永劫淪湮戒之戒之死在眼前

自修

拜生有道順其自然嗇精順神節食寡言時時利物念
念返源天覆地載莫使心遷慎之慎之便是神仙

七十

七十以前尤有強制七十以後更無疑慮欲來而來欲

去而去來無所來去無所去不離萬緣超然實際

養生

養生之法隨時酌量血氣既衰減節爲良腹所不受口
不可嘗如彼明經貴其馨香冲和圓融保此真常

閒居雜詠八首

百年事業人俱有一要工夫我自珍雪月風花何意味
校量模擬費精神楊雄已悔雕蟲淺曾子方知江漢真
何事步趨追李杜不將光燄潤吾身

尼父當年啓衆蒙韋編三絶也須攻不緣規矩窺群妙
安得方圓禪化工卓爾淵源存博約躍如肯綮在磨礱
若云直截便可到依舊瞻前忽後中

卸却平生衲襹衣白雲深處自支頤人間莫試屠龍技
林下閒看逐兎兒自痛自醫聊按抑呼牛呼馬任希夷
新醅不負黃花約且向高岩進酒卮
小結幽亭傍水濱更無花竹競芳辰虛明已得能忘老
風雨不來常占春撫景獨看雲物變會心更覺鳥魚親
人生俯仰有何事不負皇天不愧人
良知點破千年誤解悟良知有幾人剪綵蒸沙都屬假
隆冬沍處始生春
稍有知時身已暮更無窮處事還多誰能抱却心源老
留與人間作逝波
武將精專能沒羽野夫機動却驚鷗神通都不由人做

物格如何可外求
漢文已選寧須續衍義無餘補謂何嘗嚼若能知鼎味
聖門六籍已云多

時事四首并小序

予閒居得近事四條皆有益時政可備採擇者輙效
元道州舂陵行之義每事作口號一絕各疏其下冀
觀風君子或有取焉

其一

畚挿趍公擁若雲導河銀兩只空聞年年編剩徵收苦
開濬何曾動一文
開河自有得利人夫不必給銀若有重大工役只宜

臨時取辦亦不必著爲定額歲歲徵收以困民也淳
河銀兩設本意爲民省開濬之費然自立法以來五
十餘年有動支以開濬者乎他郡邑不知吾邑無有
也就令有之適供督役人侵漁之資其及民者寡矣
此之謂名之征與其取之而予不若不取之爲省事
且均徭可輕而無收頭賠貱之苦仁政之大端也

其二

傳語諸公莫近名催科撫字合特平緩征豈是非良法
粮役傾家亦緩征

吾邑淳厚舊無逋征每歲十月開倉盡冬而足邇因
歲荒上之人有好名者因諾寧破粮長一家不忍徵

也不知派粮有額徵粮有期明著律令果應觸免自
應請諸撫按轉為奏聞粮長何罪而破其家哉此說
一行奸頑者相沿以為口實遂至逋頓成風未及數
年公家積逋不知幾萬而粮長賠貱不與焉上戸既
傾乃選中戸朋充率四五戸朋一役尤有傾家之患
廼今則中戸將盡可朋者鮮矣民窮者盜起下擽者
上危易之剝卦剝足剝辨遂至剝膚可不慮乎痛懲
積習可也

其三

民有精兵月有糧精兵空月好寛民崇深豈藉消埃補
一處寄生虎處寄

自海上兵興以來繼以大工常賦之外有海防有工料又有精兵而他役不與焉比常賦增過半矣然皆不容已者民亦知之所冀上之人推心其閒可寬而寬可已而已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惠者也精兵扣減空月其法極良然徵之于官則其困更甚又不若棄之于兵之爲愈蓋此一項銀係各兵自收空月乃收存之餘雖付之名[illegible]無完理而每歲於均徭正役之外要添三四收頭使之賠賍中戶要破三四家官府亦無可處所以此項銀宜暫停止待有事照舊付兵自收此官民兩便之策也

其四

官倉有額稽官税水利何人問水曰潮水一潮沙一篘至今沙比水田高

吾邑瀕江潮沙易壅故添水利之旨歲前濬之他郡邑所無也邇來水利不修諸港壅淤久矣旱潦無備田野日無徒責其税之不完而不究税之所從出雖欲不困不可得也今日興利之策水利其先乎因所利而利之則雖勞而不怨有田有租則雖征而不困如是行之而又寛其可省之徭焉豈惟一邑賴之將東南百萬生靈並受其福者採葑採菲毋以下體其是之謂乎

贈邑侯杜慎齋築楊舍城成帳詞并調

伏以崇墉屹屹經綸資捍禦之賢江漢滔滔寧輯藉
憑河之彥惟茲楊舍實古暨陽沿革相乘歷漢唐而
逮宋誰何有賴控吳越以臨楊歲久恭跡時乎發作
請立衛請立縣曾憂突曲之新謂可有謂可無徙築
道傍之舍遂致彼倭之長驅竟成此邑之深痛時危
而英俊生水潰而隄防立將成大計必有偉人恭惟
我邑侯杜父母先生大人家承詩禮之傳業擅幽燕
之秀金臺勸駕全收鷩領天香玉陛傳臚早占上林
春色分符聞喜仁試牛刀移署澄江賢推霜簡療侗
在念已深撫字之勞衣袽興懷更切安攘之計遂截
江而作界爰畫地以為城訏謨仰契于臺端長策遥

飛于閫外雲開萬雉魂消海島之鯨鯢營列千貔氣
壯天朝之鎖鑰兵革消而春農試群黎深尸祝之
詩書盛而禮樂行多士沐菁莪之化卿陳短調用上
絃歌
築新城巍業萬仞臨滄溟恩波滉漾光藩屏領取扶桑
日明鯨鯢遠遁妖氛平天顏喜指日來徵百年遺愛長
江清

右調謁金門

書

吳林念堂巡撫書

甲惟士之處世苟有志于道不求當世有道者而就正

之非也幸遇有道矣而或勢分之相懸地里之相隔無
雖有願見之志而無由乃若明公之在今日其爲有道
天下之所共知也而又撫臨茲土適者節鉞省方辱蒙
不鄙而錫之寵貺則明公之於僕又非以勢自崇遼邈
而不可即者僕雖愚昧何爲而獨無願見之心乎顧山
林之人無故旅進于王公大人之門以辱其下交非自
重之道用是有所不敢也至于道義所在發於秉彝之
良而不可遏者則又自謂雖日進見而不爲褻雖日以
言求通而不爲冐此僕之所以不容於無言也僕少竊
有志於學其於訓詁之言服膺亦有年矣道非心得動
輙得咎意謂聖人之學不若是之固且滯者中年訪求

師友得聞致良知之說始知昔之所學口耳之學也而非心學也昔之所知聞見之知也而非良知也自見稍知悔悟一言一行動必求心則平生所學若馬之就御勒種種色色無不與心合者歸田以來二十餘年日與諸友切磨浸灌其於四子之言頗能縷析而條分之矣竊又思人之爲學苟以心悟則觸目皆心孰非可悟者至如六經之中惟易無言語無文字以象示人其心悟之要機乎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不言易蓋以心悟之學教人也輙復離去文字日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反求之庶幾若有所得可爲就正地矣然斯道之在天下非身係斯世之望者言之未必信身係斯

世之望矣而或不當其任則信之亦未必能行當今之時係斯世之望而又身當其任者明公是也竊公昔以心學垂訓既已形之奏疏 凡諸行事播諸天下之人矣茲報政有期不日入佐天子方將以其學輔成君德扶持世教則言之而信信之而行者孰有過於公乎而區區不泯之志捨公其誰就正乎用是忘其固陋裒集所聞裝潢成帙謹上諸左右以爲受教地焉倘燕間之中時賜清覽苟有可採收而用之則涓涓之流不爲無裨於大海矣夫僕之求通於公者爲道 非有所干也不之他達官貴人之門而獨之公者以公爲知己情之所不容已也而非有所私也此學之不講惟東南爲甚

呈覽之外別致數帙冀公推而廣之以諗同志使斯上之學者先被公之教乎此則區區一人之私亦公之情所不容已也外近稿三通羽翼管見并上覽統惟進而教之草率上干無任隕越之至

與蔡春臺太守書

去歲辱手教無示治蘇條約捧誦間不勝佩服蘇習之弊久矣不賴高賢以身爲教而又委曲開導俾知嚮方誰能正之聖人云朞月而可非虛言也久欲瞻拜緣衰朽多病未能出門謹具短啓顓人賫上少布候私伏惟台炤僕靜觀古今學術至於陽明漸爾昭融推天不暇年不能使此公纘折餘分以破訓詁之惑用是學者難

畧知領悟而入之無從區區不自量妄意欲補其缺向者所呈粗見梗槩而歲月侵尋莫之能遂也茲復會萃成編上諸左右倘有可採推而行之其亦仁政之一助乎吳中學者聰明倍常然多用之於詩賦至語及性情則茫然厭聞因而導之亦對病之藥也別啓奉念堂公亦是此意二公皆當世偉人相與賛成以明精一之傳則千古心學之緒不難繼矣草草上干不宜

與何吉陽少宰書

接盛使兼承手教知垂念桑梓且不遺朽拙慰藉惓惓感荷曷已僕衰老殊甚今歲三小兒偶預恩貢輙復暴亡哀傷之餘無復有意於人世矣顧念此學之不明昔

日與公期相推挽而力不逮一心莫克自遂有負厚知[illegible]也如何邇來會集所聞總成一書名曰心學淵源冀傳之來世以俟知者而未知天意如何也謹奉一冊請教左右李義河貴地之望并其一冊附致之困頓之中勉強奉酬萬宥草率

與李義河憲副書

前歲聞公榮擢之報知奉太夫人之命而出不勝喜慰嗣又聞風木之變繼以哀慘然在人子之情亦可少慰矣士君子之處世出與處而已若出處盡道忠孝不虧又何憾焉矧公修之家教之國者無愧古人推之天裕如矣久乏便缺於起居偶值吉陽使者之便草附候

私僕衰老殊甚今歲三小兒得預恩貢又復不幸哀毀之餘心緒無聊草草布情伏惟原炤外小書近稿請教統祈鑒悉

與林石溪書

聞諸公借重高賢喜甚喜甚此道乃生民命脉決無淹没之理然至于今日而始明者諸公扶持之功有之不可誣也精一之傳本如日星而使漢儒訓詁之學掩發昏黑使有志之士如行霧露中以訛傳訛述不自覺區區至老始尋出一頭路不過至人自分終身埋没矣蓋惟仁者宜在高位其澤易流入我國朝將二百年有我堯侗之擔當者極爲不易得僕誠爲斯文慶幸不自知其

言之僣也昔韓子有云使其道由愈而粗明雖死萬萬無憾致意楚侗勇往爲之恐科舉事畢必將高聽則此學雖明未必如今日之的確須爲世道一留意可也區區口義諸說頗亦自信如以爲可用當即數部以備收採外具一二以爲先容草草不盡

擬論時政書觀政禮部試題

竊聞之天下之事不可以執一議也禍福之來萌於毫釐而蔓延於無極惟得其幾以圖之則無將然之患矣昔之君子圖難於易而天下不見其功及自玩忽者觀之而後知其功之大也史稱文景爲君無可書之事房杜作相無可紀之功自今而觀其所爲者孰非圖難於

易者哉今天下之事雖未甚壞而禍亂之萌亦有其幾識微知幾之士雖已深防而預圖之而千慮一得尺短寸長者亦未可以盡棄也大抵今日之弊在於國體未裕法令未一名實未辨財用未公貪汚未殄邊籌未慎而已何謂國體未裕夫國之將興不必闢土擴疆也必有優裕從容之氣象焉其將亡不必蠻夷侵擾也必有促迫煩苛之氣象焉故古之君子不徒務其必然之功而恒養其優裕之氣所以為國慮者深也今朝廷內無強臣跋扈之虞外無戎狄猾夏之患固宜敦寵優裕如古唐虞時矣而民之窮急愁苦往往若不聊生者何耶朝廷所以防禦其下者甚密而下之畏罪者愈甚是以

不得行其從容之見而惟法之拘既拘於法則不樂有爲凡百經營無永圖矣是以視官守猶逆旅待百姓若路人民生不安良由於此欲國体之裕得乎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今固未然其端則已見矣爲今之計而不崇寬大禁煩苛養從容戒急迫未見其可也何謂法令未一朝廷之所以御其下者政令也民之所以信其上者亦政令也昔之善爲政者有慎於初無改於後所以一民之觀聽也觀聽一則趨向專趨向專則政令成而朝廷之勢達於天下何者以其不可易也今者政令之發或已出而復收或遂行而中止因革紛紛靡所底定將何以示信於民乎雖或革

者之是因者之非然民心至愚難以理諭彼見前事之
不常安知後事之不復改也亦將僥倖其不行而苟且
從事矣民懷苟且之心天下事尚可以行其政令乎哉
此倒持之端喪斧之漸最所宜慮者也何謂名實未辨
昔之論學術者多矣然皆好惡成於一時而是非定於
萬世未有如朱陸之辨至今紛紛者也今之厭繁勞安
簡便者類以陸子爲宗而其逞辨博騖馳逞者又竊取
朱子之說此二者皆非其實也夫陸子之學在先立其
大而朱子之學主居敬窮理是固殊塗同歸學者苟能
存先立其大之心而務朱子之功則所謂居敬者居之
心也所謂窮理者窮之心也朱子之學是即陸子之學

非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今之學者果有得於此乎務枝葉者賊本根悅皮膚而遺骨髓此以彼爲荒唐彼以此爲淺近紛紛議論虛名是崇要其流弊皆將不免不知辨此而欲明好惡正學術一道德同風俗難乎其有成矣何謂財用未公天下之利生之在民制之在君有生而無以制則其利不可行有制而無以生則其利不可成何則利者民之所趨使人各得其所利則吾因得以運其宰擎之權而上亦利矣姑舉一事言之國家幹制海利使民入粟於邊受塩於官而輕其估是以民獲倍稱之息國無飛輓之勞塩無壅滯之患而三利兼得也今之議者動以征商抑末爲言使富商大賈無所牟

利殊不知商賈無利則召募不行矣召募不行則轉輸之勞飛輓之費官當之矣以彼所得償此所失能相當乎事必經久法貴通融可行於已不可行於人君子不爲也可行於一世不可行於千百世君子亦不爲也今當財用殫急經理方殷之時凡百經費皆宜深慮者也即塩事而他可推已何謂貪污殛聖人立法有經有權經者一定之常權者不測之用今盜賊殺人責其償死而貪污之吏加以貶黜可謂有定法矣然盜賊或有迫於飢寒陷於不知者其情不亦輕乎州縣之吏食君祿爲民牧而以掊克殺人其情不亦重乎聖人於盜賊而加以流宥之法所以原其情也若貪污之吏至於貶黜

止矣獨不可原其情而罪之乎文伐崇而王威烹阿而伯今天下之民困於掊克死於箠楚者徃徃而是苟不一正典刑以懲其慾彫瘵遺黎將未知息肩之所也何謂邊籌未慎朝廷行事必慎機宜邊臣料敵當知利害何則昔趙貪上黨之利而兵覆於長平唐信平涼之盟而將辱於土蕃何則無故之獲有道所憂也甘美之言機穽所伏也今土魯番來獻哈密之地議者必以故地之復爲喜然虜人多詐安知不以此嘗試朝廷乎蓋彼見我旣失哈密屢以爲言而又料我之終不能守也故爲此以覘吾之舉動吾誠受之則予奪制於彼且將恃功邀求徃來窺覘拒而不受則謂我爲無能且得沮我

之言而求通於我矣王者雖重絕人聖人亦賢先覺今邊備未實守備尚虛豈可輕於舉動不有以逆折其奸哉宜考漢屯伊吾唐置伊州故事或棄或守內討先成然後與其遷善以開其入貢之途示之約束以杜其窺覦之漸使彼知吾國有人吾邊有備然後練兵積穀先發制人庶幾為可耳凡此皆目前之急可見之形雖於國計未必大有損益然事無常形理有定在為治之道期於修補綻裂支拄傾斜裁割就正措天下於平安之治而已後時而不為者謂之怠先時而為之者謂之激激者啓釁怠者後時不激不怠審度時宜今既有其幾矣是以頗有言焉

藝文類稿續集卷之一終

與宗兄方山提學書

僕林居簡出雖與兄宗黨相連且又同郡而不獲以時相見時于簡編中得覩高大心生景慕而已至于析義之精非簡編所能盡若亦未必知也近見考亭跋語不覺欽服因是有一二事欲就正于左右者然皆兄所見教者也兄謂大禮諸臣情有可憫此意僕藏之胸中久矣夫諸臣不苟一時之富貴至于痛哭殿庭者豈得已哉不忘 太祖 成祖之德之心也各伸其所見以輔成
先帝之孝之心也是心也發于至情豈禮法可得而拘者哉瞽瞍殺人舜為天子惟知竊負而逃求其心之安

而已矣論臣所論未暇究其是非至其忠愛之心有不容泯則一也兄苟知之能不爲一表揚之乎此僕之所望于兄者一也兄又會曾石塘徑埋河套具有條貫假以歲月必可成功此皆兄所親見非傳聞者夫介溪桂洲二相以權勢相傾介溪知 先帝厭兵欲附會桂洲開邊之罪以激 先帝之怒而成其私遂使御史盧唐徃勘之唐嚴氏黨也而任其事者石塘也唐承嚴氏之意鍛煉成獄以復于上而石塘之罪亦不能免此乎不惟僕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矣至于石塘之功與其爲國之心則惟兄知之雖僕亦未必知也況天下之人乎夫善人爲國家宣力不幸而其功不明其心不白已足

悲矣況狗奸人之文致反以其功爲罪并其心而昧之哉其功明則其心白其心白則傾陷忠良者無所逞其罪而爲善者亦得以自白于後世矣石塘爲人喜功名尚氣節兄既知之亦當爲表揚之此僕之所望于兄者二也昔人謂史官之權與宰相等夫宰相特操一時賞罰之柄耳若勸懲萬世豈史官比哉兄以爲何如冲白

其二書

學懸佳史伏枕中令兒日誦二卷得聞所未聞不覺心志爽然且筆削之工辭約而義精微顯而幽闡真丘明巳后所僅見者且因是於僕平生有所感發蓋僕素志竊謂士君子立身在朝則當思所以行在野則當思所

以藏行者行其道也藏者淑其身也故忝列制科偶被顯擢輙萌報主之志然而題諸遐授者乃權貴之臣也則又恐辱身權貴之門不欲受其汲引故入科甫二十余日即有所論而所論者謂當斥遠方士不當使與以近侍之臣表裏爲奸也又謂進退大臣宜以禮不當使小人阿附權貴承順風旨輙妄劾大臣而圖代其位也此時自知孤踪必以觸忤獲罪然或因此而使後之人知有所儆不敢罔上行私則于國是不無少補此微意所在不敢以告人者所謂願爲行義者此其意也我朝祖宗立法有軍則有粮而邇年以來軍伍食缺冗粮有余積而反不足濟其故何居故僕兩任兵官輙釐正之

而韓州一衛侵冒軍粮歲至七十余石且倚托勢豪曲
為庇護當任者莫敢致詰萬或請托不行有如僕者輙
中傷而去之其弊至今猶然得失有命固非僕所容心
但冀後之君子倘因是而知弊原所在或取鄙意推而
行之則于國計亦不無少補此又微意所在未常以語
人者其亦願為行義之益乎乃若立言一事雖非僕所
敢知但林居無事則心有所疑自有不容已于言者如
易之為經本以象示人無言語無文字雖文王周孔之
聖亦觀象而得闡無言于有言故辭謂之繫譬如日月
星辰之繫于天但以精氣相推盪而不以形相比屬故
能變動不居運行無滯太玄潛虛全說象繫同不足道

至如傳誌諸家繹其辭而不本于象雖大儒亦然則易非易之本旨也故僕為此書因象以玩辭因辭以求象務使三聖之言與象通貫為一故自任不疑而直題曰易象大旨自謂可矣質諸前聖而無疑者其余管見數通如大學古本之類則前言以及僕特為之敷衍其義而已此亦所謂顧以自淑其身者乎此意沉淪日久已無望于世之知我者矣不意仰覩高論輙復洋洋譬如復之駒望百樂而長鳴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又聞欲于古史之外更博採時事以續通紀故復不自揣量輙上知記室以備採擇外小書三冊亦雅志所存倘燕閒之下俯賜清覽倘有所採亦竊有余幸焉老眼昏花不

能出戶謹佈起居之私伏惟台炤并宥狂僭不宣

與陸五臺少卿書

昨昔邂逅倉卒甚愜素懷第晷刻有限不得終教爲此欿歉次日行速又不及一拜負愧良深方今海內同志如晨星之落落如吾丈者豈不爲時重耶僕少有志于學中年以來始得聞陽明之說不覺恍然有悞然猶未敢自信也歸田後幾三十年矣日與諸友講習于書院中則陸經四子之旨與陽明所謂致良知與諸形合一古本大學之說無一不相合者乃知聖門嫡傳真確在此雖欲膠固守舊而不可得也不意諸友抄錄駁以成帙而吾郡別駕冊公又取而刻諸邑中至于前歲巡撫

念堂林公與今兵憲春臺蔡公又刻之于姑蘇雖未敢自謂有得然由此而尋陽明之蹊徑亦庶幾有端緒矣昔者韓子云軻之死不得其傳而又謂荀楊之書擇不精語不詳僕深服其語以為論道者須精且詳精則理透詳則意完如惟精惟一之語更建中建極一貫性善數聖賢發明而理始微豈非精耶又本之以六經輔之以四子而意始完豈非詳耶然則精與詳信乎不可闕一也若孟氏以後更歷千年而有明道有象山有陽明可為精矣而享年不永不復有所著述以示後人雖欲詳不可得也至于朱子字字而議句句而論可謂詳矣然說易孔門大學而以格物為窮物之理集義為事事

求合于義則與義異而取者何以異耶循此而求之雖欲精亦不可得也故僕斷然以韓子之言爲不可易而于陽明之言理析條分以求至當者意蓋在此此書板今在蘇州府中吾丈試取而閱之以爲何如又二氏之書僕亦嘗致力于此蓋吾人之身于氣質上受病極多人身有病須用藥攻之而後五穀可進二氏之書底病之藥也氣質受病之人而讀之譬如病者而得甘露豈不快耶然病去自當進五穀學又無所用矣若病去藥不除又成藥病故愚不敢爲吾丈道者不敢以藥進諸無病之人也若有病之人用之自無所害此僕所以敢類進于左右冀吾丈覺之轉爲有病者告也倘使草草

奉聞伏惟台鑒幸甚

與總制王鑑川書

甲子歲蒙王尹賫示手教兼之寵儀領佩之餘得審道履多福無任浣慰第山林托跡修謁無由耳去歲得聞清漠殊勳光前絕後喜劇殊深愧不能奮飛左右一伸下懷也適康生遂臨恍若天墜適知大君子垂念知己欲使有聞繾綣之懷不約而同有如此也又得誦道履審知經畫始末盛德如面及捧誦手教知建功之始群議沸騰賴明良協心克底成績成功之難自古如此昔周宣之時內有吉甫則南仲得以成其功憲宗之時內有裴度則李愬得以卒其業故曰非常之役黎民懼焉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自今觀之不動一矢不費斗糧而措邊鄙百萬生靈於袵席之上使之安生樂業以耕其所不耕之地不勞飛輓而富強日積其爲功効當何如耶中今丶見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但傾賢者苦心耳然士君子得君行道又豈暇爲身家顧慮耶近又傳聞西北諸夷慕公威德亦皆次第納款而河套地方亦在數中果然則偉績無前而英衛衛霍之功皆不足言又不但通道九夷入覲而已保我子孫黎民以爲社稷無疆之福可勝言哉威寧新建樹功一時而俱享茅土之封以公方之公論不遠矣聞令嗣以登秋榜次令嗣亦班列宿衛此受封之漸拱候拱候僕衰老日甚得覩盛

事尤能舞抃爲朝廷得賢賀謹具短啓小詩附康生轉致伏冀倍深調燮以福華夷無任祈懇之至草率起居統惟台炤不宣

與春臺蔡兵備書

甲無似於知道者無能爲役然嘗竊其間亦有年矣不意晚年得遇知己謬蒙拔録且爲推行既梓諸東南惠我多士而公又轉教西北并將推而行之此乃天意非人力也其斯道大明之一機乎夫致知格物之説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有明善誠身之論所謂明善即致知也所謂誠身即誠意也雖不言感物然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乃其驗處即格物也至子思傳之孟子

則述師傳而條言之而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則格物之為感物彰彰明矣朱子解此章亦曰乃子思所聞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于子思者何獨于經文而以格物為窮究物理捨吾之心知而求諸口耳之知不求諸內而求諸外乎孟子當時亦為告子學術求義于外故以良知良能別之此如虞廷以道心別人心千古而下亦動不得陽明獨得此意故以致良知釋致知亦虞廷之意孟子之意也管見無他獨有得乎此而已夫論道與時尚不同論道者求通于千古千聖傳心之旨也從俗者遵制于一時為下不倍之意也迹若相反而理之所在心實相通今日科場之文漸漸返古日趨于理非

陽明之功而誰之功乎道待人而行漢儒章句之習至宋周程而變然而格物之意尚未明也至我陽明以致良知發明之而口耳之說遂不得行此又一變也今公奮然以斯道爲已任安知非旋乾轉坤之機乎老眼昏花謹試目以俟知台駕將行甚欲操舟一送但暑天不能動履懷仰方深返辱賜儀遠加益增感愧然古人所貴相諒以心若僕之于公雖謂之朝夕侍教可也敢以形迹自外哉使者行促據案草草情不能盡聊附數言奉謝伏惟台炤前途有便得賜平安二字足矣